

天才・神才・鬼才

海燕出版社

罗辰生 著

天才 · 神才 · 鬼才

罗辰生 著

海燕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自诩为中国的普希金，偏偏考试屡屡不及格；生就的麻秆腿小脑袋，其貌不扬，偏偏有个最漂亮的少女对他关怀备至。难怪他被众人呼为“神才”。一封海外飞鸿，突然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也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
到底是什么主宰着一个少年人的命运？

是社会？是海外飞鸿？抑或是他的神才？

围绕着神才、天才、鬼才各显神通，在严酷、冷峻的现实面前，真相大白，各得其所。

作家笔调亦谐亦庄，故事一波三折，妙趣横生。捧腹之余令人遐想，发人深思。

天才·神才·鬼才

罗辰生 著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河南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.875印张 172千字
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880册

ISBN7-5350-0699-X/I·174

定 价： 2.95 元

—

据说，过去，一贯道点传师布道时，身后站着三个童子，叫作“天才、地才、人才”。

在初三（4）班，也有三才，同学们叫作“天才、神才、鬼才”。先说这“神才”，确乎神乎其神。

他叫刘斌，外号“麻秆儿”，长得瘦高个儿，两条细长的“仙鹤”腿，走道迈着外八字步，细长脖子，一颗小脑袋，偏偏这小脑袋上长着一双大眼和一张大嘴，在那张小脸上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挤着三个“窟窿”。一头稀疏的又软又黄的头发，经常不梳，长长地拖在后脑勺上，让人自然地想起北京小孩玩的单薄的“屁股帘儿”。

同学们叫他“麻秆儿”，他偏说自己是中国的普希金。后来，人们都心悦诚服地叫他“神才”。

确实，他太神了。

有一天，正是课间十分钟，刘斌正骑在双杠上砍大山。他一说话，唾沫星子到处喷，正说的得意，传达室的李老头诚惶诚恐地跑了过来：“刘斌呐，您的信儿。”

原先，李老头最讨厌刘斌，见面不出两句，就是“你这小子，没大出息。”

今天稀奇，不但没说“你这小子”，而且把“你”变成“您”。这还不算，还亲自跑来，从表情看，就像传令兵给司令送信似的。

刘斌受宠若惊，忙从双杠上跳下来，破天荒地叫了声“李大爷”。

李大爷忙说：“我早说过，您大了准有出息。”

一老一少这么一恭敬，太让人惊讶了。谁不知道，有一次刘斌在存车处偷偷给老师自行车拔气门芯，（他哪门功课考不及格就给哪门功课的老师的自行车拔气门芯儿），被李老头逮住了，揪住他的衣领，拉他去教导处。李老头又胖又矮，刘斌两条长腿一叉，脖子一伸老长，嘿，那阵势，象狗熊斗长颈鹿。刘斌被揪到教导处，挨了批评，在全校作了检查。那些被拔过气门芯儿的老师，一见刘斌，气得五官挪位，心里的怒火难平。亏得刘斌一个个找老师道歉，这场灾难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。

不过，从此他和李老头结上了仇。一打照面，就小声嘀咕：“你怎么还不死呀？”

偏偏，李老头的耳朵灵，抄起长把扫帚就打，一个跑一个追，成了一对“冤家”。

现在，一反常态，周围同学一见，有的惊讶，有的笑得捂着肚子。

刘斌忙接过信，嘴里连声说：“李大爷，谢谢您哪。”

“应该的，咱就是干这个的嘛！”

刘斌也不明白今天李老头怎么回事，是吃错药了还是犯神经？

他一看信封，也吃了一惊。是封国外来信，是美国麻理工学院寄来的。他吸了口气，脑子里马上钻出一个想法，这是寄错了，或是同名同姓的人。但再一看信封，明明白白写着“海城三十九中初三（4）班刘斌同学亲启”。没有错，校名班级姓名都对。

管他呢！拆开再说。

他打开信，同学们都围上来看，他忙看信末尾的落款，写信人叫“陈炳然”。

“啊！”有人惊呼了一声。

“我的妈！”有人惊呆了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所有的人都换了一副面孔，换了一副目光，看着眼前的“麻秆儿”，像是初次见面，或说把刘斌当成“星外来客”。

陈炳然，世界闻名。世界级的大教授、大学者，当代大科学家，得过几次世界科学大奖，前些年回国访问，国家主要领导人亲自接见，报纸上登电视里播。班主任刘老师常说：“陈炳然是炎黄子孙的光荣，中国人的骄傲！”

刘斌怎么跟这大科学家有来往呢？从来没听他说过呀！

人们的脑袋挤在一块儿，想从信中看个究竟。

信中写道：刘斌同学，我于今年回国访问，到时定前去拜访，感激之情不及言表。如您考虑到国外深造，我愿负责一切费用，详情面谈。此致，陈炳然。

人们更惊讶了。

门门不及格的主儿，大科学家约他出国深造，还负责一切费用。对他感激之情还不及言表，这哪跟哪儿呀？

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哪个不信？

刘斌“神”就“神”在这儿，他心里虽说也惊讶，但他掖得住，能不动声色。他见同学们一个个呆若木鸡，心里产生一种自得，他对这封信的来路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但他把信揉成一团儿，往兜里一塞，挥了挥手说：“我当谁呢？原来是他呀？我还当是老布来的信呢？”

“老布是谁？”有人忙问。

“布什呀！现任美国总统。”他说这话，就像拧开水龙头廉价的凉水就流出来那样自然。

在平时，人们会嘻嘻一笑完事，在这时这会儿，人们虽说不太相信，可也不敢全不信。怎么大科学家会来信呢？

上课铃声响了，人们簇拥着他往教室里走去。刚才下课时，他还像不值钱的白菜帮子，由着人们取笑呢，摇身一变，成了不得了的人物啦！

一边走，刘斌的心里头，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，紧张地转动开了。

不像写错信呀！地址姓名全对，又没重名重姓……

陈炳然怎么知道十二亿人里有我这个刘斌呢……

吃错了药？发了神经？……不会呀！

从信里看，我对他还有过“恩情”，他妈的天知道！天也不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……

难道我爸爸认识他？也不会呀！我爸爸是个文盲，蹬三轮车的，只会“四大件”。别人指的“四大件”，是彩电冰箱收录机摩托车。刘斌说他爸爸的“四大件”，是指他爸爸只知道：蹬车、睡觉、喝酒、打麻将。

要不我妈妈认识他？更不可能了。我妈只知道在街道上戴个值勤的红袖章，吓唬老头老太太，见到管片民警和街道办事处的小干事都像见到毛主席似的……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……

刘斌确实想不出来，一堆乱麻似的。他怎么也理不清楚弄不明白了。

这下，弄得他神魂颠倒了。

这下子，刘斌在全校轰动了，成了新闻中心的人物。

校长把他请到校长办公室。过去进校长室，刘斌只能缩在墙脚罚站，这回变了，校长说着“请”字，让他坐在大皮沙发上。好象条件反射似的，一进校长室，他腿肚里就觉得不太得劲儿，往沙发里一坐，身子挺直，两个脚并排，他很拘谨。

校长走过来，拍着他的肩膀，冲他微笑着，还给他沏了一杯茶。刘斌头一次见校长冲他笑，身上一热，头上直冒汗。一冒汗，他倒放松了。

“你这孩子，不要紧张嘛！”校长和蔼地说。

原先，校长喊他的名儿，尖着嗓子变了调，这回，心爱爱地

称为“孩子”。

“听说陈炳然先生给你来了一封信？”校长问。

刘斌点了点头。

“你们是什么关系？”校长又问。

“一般，一般。”刘斌忙说。

校长往前挪了挪椅子，“从信上看，你们的关系可不一般呀！刘斌呀，我有个想法，等陈炳然先生回来后，请他到咱们学校来作作报告，你看可以吧？”

这刘斌，脑袋瓜里又开始转动开了。刘斌确实有点不简单，别看学习上要那门没那门，要那出没那出，可在别的地方，脑子灵极啦，神极啦。

他一琢磨，凭自己的学习，别说考学，毕业都困难，他早就相中了本校的职业高中班，厨师！嘿，吃在前边喝在前边，吃香的喝辣的。每年职业班毕业，各大饭店来抢人，听说，没等毕业，各大饭店就“预定”下了。他羡慕“职高班”，可他连想都不敢想，一是分数高，二是后门硬才行。凭他，学习提不起来，爸爸只会“四大件”，妈妈只有在小胡同里发威风的本事……

这会儿，校长这么一热乎，刘斌有了主意，管他什么陈炳然刘炳然的，先用他撞撞大运再说！想到这儿，他装作为难地皱起眉头。

校长一见，忙问：“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刘斌说：“校长，您说的话，我能不去办吗？可您看，我这学习，唔，毕业都成问题，等陈炳然一来，一见我这份德行，不丢人显眼嘛！”说完，他两眼看着校长。

校长想了想说，“这么办吧，刘斌呀，你的毕业问题我负责。说句实话，凭你的水平，再留一年也提高不了多少，对你也没好处，对学校也是累赘。咱们学校不是有个职高班嘛，每年有两个机动名额，我给你留一个，这你就放心吧。”

刘斌一听，乐得差点跳起来，忙说：“校长，谢谢您啦，谢谢您啦！”

校长用手捺住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刘斌呀，我个人还有点事麻烦你呢。”

“校长，您说！”这刘斌，为校长“下刀山闯火海”的劲头都有。

校长说：“我女儿在大学读书，读研究生，想出国深造，在国外要有担保人。你和陈炳然先生这么熟悉，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？我从报纸上看到，陈炳然拿出几十万美金，作为基金，专供中国留学生用，叫‘陈炳然留学基金’。”

校长说完，可怜巴巴地央求地看着刘斌。

刘斌一拍瘦胸脯，“校长，您放心就是了，他不是邀我去留学嘛，我不去就是了，让给您女儿。”

校长高兴了，忙又神秘地说：“咱们说的话，咱俩知道就行了。其实，我女儿乐意不乐意去美国，还是回事呢，再说，她学习好，大学里也许会保送她去的。我呢，随便一说罢了，你也别当成事。”

校长为自己留了条后路，怕万一刘斌声扬出去，他下不了台，先给自己留个台阶。

刘斌在这方面，要多灵有多灵，要多聪明有多聪明，心想，我傻的冒气啦，这事，我能嚷出去吗？我还想毕业不想毕业？

刘斌美滋滋地从校长办公室出来，胸脯挺得更高，外八字步迈得更大，脖子伸得更长。

走着走着，他心里又活动开了，这样天大的喜事儿，憋在心里实在难受。谁也不告诉，要是不告诉这两个人，就不仗义不够意思了。

正这么琢磨着，两个人中的一个，班长刘杰从对面走过来。

刘斌来不及多想，走上去，手臂一勾刘杰的脖子，把他拉到

没人的角落。

“哥们儿，我告诉你件事儿！”刘斌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刘杰问。

“你得起誓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！”刘斌神秘地说。

刘杰甩开他的手臂，说：“你别神秘兮兮的好不好？信得过就说，信不过就别说！”说完拔腿就走。

刘斌忙尾随着追过去：“哥们儿，听我说，听我说呀！”他倒求着刘杰了。

这个刘杰，就是初三（4）的另一才——天才。

二

不管你意识到没意识到，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反正在学校里存在这样一种现象：只要学习好，就一切都好。

比方说，学生上课迟到是要挨批评的，但是，好学生迟到就会例外。他们迟到，人们就会这样想，准是他昨天夜里开了夜车，早晨起迟了。这样一想，不但原谅了他，而且心里还佩服他。老师甚至还会关心地说：“以后注意身体呀，不要睡得太晚。”你瞧，还能捞个表扬。就是有的同学为老师的偏心心里不满，嘴里小声嘟囔几句，也不敢说出口。人家虽说迟到，可门门功课一百分，有能耐你门门一百分也可以迟到呀！

这么说吧，只要学习好，长相似乎也变得漂亮，让人爱看了，你别不服气。说句不恰当的俗话吧，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。只要学习好，老师对你就有感情。

学习好的人，人们都喜欢，老师树为榜样，夸奖的话挂在嘴边。家长当成“明珠”，同学们羡慕得眼圈发红。因为人们都爱他们，所以，怎么看怎么顺眼，就连脸上的麻子（如果有的话），也被看成一朵朵花儿。

总之吧，只要学习好，一好遮百丑，一切美好的字眼纷纷接洽而来：聪明伶俐，标致秀气，眉清目秀，天杰地灵，天才神童。

事情都有个例外，初三（4）班的刘杰就是个破例。说起刘杰的学习，那是坐着飞机吹喇叭——名声远扬。

说学习，初中三年，年年总分全年级第一，这还是小菜一碟。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，他获头等奖第一名。全市初中数学竞赛，

他是唯一的一个满分。他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生，过几天一毕业，就会被评为市三好生，免试保送高中，还是重点高中，这是十拿十稳的事。

这还不算，在体育上刘杰也有两下子，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，他一人独拿一千米、一千五百米、三千米冠军。他的名字在国家田径队也挂上了号。任何一门的授课老师都夸奖他。

你别以为刘杰是个文质彬彬的人，也别以为他会有点小臭架子。好就好在，他对自己的成绩全没当成回事儿，跟同学亲亲热热，就是对学习不好的刘斌，他也搂着肩膀“称兄道弟”。他跟刘斌是小学同学，别看在学习上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两个人挺说得来。

他有人缘，同学和老师都喜欢他，但是，人们再喜欢他，他那份尊容，人们也不会说他长的漂亮。

他的个头有一米七五，都像条汉子了。在班里是“骆驼”，长得膀大腰圆，一上楼梯，发出“咚咚咚”的响声，似乎楼都随着他的脚步在发颤打抖。

他大脑袋，圆头大脸，却长着一双小眼睛，又总爱笑，一笑两眼眯成一条缝儿，眼睛像没有了一样。一双厚嘴唇，上嘴唇和鼻子之间有一层细细的毛茸茸的胡子，像用碳黑铅笔轻轻地描了一样。脑门上有几颗“青春疙瘩豆儿”。

他的声音有些嘶哑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可他这嗓门儿，偏爱唱歌，最爱唱的是民间抒情歌曲。

“跑马溜溜的山上，
一朵溜溜的云哟（噢）……”

他把“哟”唱成“噢”，劈啦嗓子，像成心起哄一样。不过，他确是认真唱的，越认真，越走调儿。

这么个刘杰，和他取得的成绩多么不相称呀！

有的同学叫他“怪才”。有的同学叫他“丑才”。

有的同学说：“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刘杰是猪八戒喝了磨刀水——内锈（秀）。”

班主任刘老师，这个极少表扬人的干瘦老头，有一次竟认真地说：“刘杰呀，是个天才。”

于是，“天才”的名字便传开了。

刘斌把刘杰拉到楼道拐弯的地方，刘斌把校长对他说的话轻声而神秘地说了一遍，话音里透出一股自鸣得意的味儿。

刘杰听完，劈头盖脸一句：“这话你对谁也别说了！听见没有！”

刘斌一拍胸脯：“哥们儿，我不告诉谁，也得告诉您呀！咱们，铁啦！不告诉您，我吃不香睡不着，觉得对不住您。”这倒是刘斌的心里话，他对刘杰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刘杰严肃地小声说：“刘斌，咱们哥们儿是没说，您对我的一片心，我心里明白，您把这话告诉我，就等于入了土，糟了烂了，也甭想从我嘴里说出去。不过我可告诉您，这话要是张扬出去，对校长对您都不利，人们该说校长以权谋私。这么一来，您也甭想保送职高班了，您想，凭您那学习，能有什么出路？”

“倒是，倒是。”刘斌连连点头，他更佩服刘杰了。

刘杰又说：“哎，哥们儿，咱俩话说到这儿啦，我求您一件事行不行？”

“咱们是谁跟谁呀！为了哥们儿，就是拧下脑袋来当球踢，咱绝不含糊。”刘斌又习惯地拍了几下瘦胸脯。

刘杰说：“不知您知道不知道，咱们班主任刘老师有个儿子，今年三十多了，过去到东北插队，回城后，因为成了家生活困难，就没有考大学。主要的是咱刘老师，因为当老师工资不高，

也供不起他。您猜怎么着，他业余坚持自学，现在，他那水平不低于研究生，更绝的，他有几件发明，据说有的超过世界水平了，给国家节约了几十万美元。他写的论文，报纸上登过，我读了，当然读不懂，听我爸爸的朋友说，有独到见解，有水平。我爸爸觉得他是个人材，推荐他到科学院。您猜怎么着，科学院说他没文凭，人家不要。您说，气人不气人！我隐隐约约地听说，他在想办法出国，他又没关系又没有钱，这不比上天还难呀！既然您认识陈炳然，推荐一下，我保险，将来，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准不会给祖国丢脸！”

“没问题！”刘斌又一次拍着胸脯。

“那，咱们说定了，放学以后，咱们在校外等着刘老师，告诉他。”刘杰说。

“就这么办。”刘斌说。

上课以后，刘斌哪里还有心思听课，他心里一个劲地犯嘀咕：这陈炳然干嘛给自己来信呢？自己过去干过什么事跟这个科学家沾边呢？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。

别狗咬尿泡一场空！他提醒着自己。又一想，管他呢！先上了学再说，自己只要混进职高班，他校长就不能把自己再撵出来。所以，自己还得装得像真认识这位大科学家一样……

放学以后，刘杰和刘斌背着书包出了校门，在拐弯的地方等候刘老师。

刘斌一提刘老师心里就犯怵。平时，刘老师老是批评他，跟他过不去，他称刘老师是自己的“天敌”，背后把刘老师叫“刘天敌”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就见刘老师从校门口走了出来。

刘老师今年五十多岁，长得又高又瘦，背有些驼，苍白脸色，高高的鼻梁，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。

他教了几十年书，逢年过节，到家里看望他的人很多。

对教学，他历来严谨，一板一眼。学生写作业写乱一个字，都像落在他眼的一颗沙子。他讲课，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，甭管多么高深的定理，经他讲出来，浅显易懂。

由于他几十年来的勤奋工作，由于几十年的教学成绩，他当选为市人大代表、市政协委员，被评为特级教师。

今年，他就要退休了，偏偏，在退休之年，碰上刘杰这样的好学生。他曾对人说，教了几十年书，像刘杰这样的全面发展、样样通又样样精的学生，是平生头一个。这孩子长大了，前途不可限量呀！又曾对人说，教了几十年书，头一次碰上像刘斌这样的学生，一门不门，没有让人戴见的地方，处处招人腻歪。偏偏他又不自爱，自我感觉还这么好，整天美滋滋的乐哈哈的。你来硬的，他马上认错，他能扇着自己的嘴巴骂自己不是东西。这态度够诚恳的了吧！转脸就不是他。你来软的，他冲你嬉皮笑脸，像堆烂泥，提不起个儿来。他常叹口气说：“过去的学生，水平齐，好的和差的差别也不悬殊，现在呀，两极分化得太厉害。好的真好，坏的真坏。你看刘杰，你再看刘斌，哪里像一个时代的人……”

别人笑着说：“刘老师，这才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呢！”

他刚拐弯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刘老师。”

他抬头一看，看到了刘杰，结实得像个牛犊子似的站在那儿。一见刘杰，他满心里喜欢，眼眯成一条缝儿，自然地嘴一抿就要笑。还没笑出来，又看到背后的刘斌，一见刘斌，嗓子眼里就像往里爬着只苍蝇，皱起了眉头，脸上的笑容立刻僵硬了，脸色沉了下来。

“刘老师，我们在等您。”刘杰说。

“什么事儿？”刘老师问。

刘杰拉了拉身后的刘斌，意思让他说，这个“好人”让他当。

刘斌呢，别看爱耍贫嘴，正经话说不出来，一见刘老师舌头就像短了一截。他用手捅了捅刘杰，又忙摆了摆手。

刘老师一见刘斌这个样儿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劈叉着腿，肩膀一个高一个低，身子一歪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

“到底什么事儿？”刘老师又问了一声。

刘杰说：“刘老师，我们等着您，是想帮助您解决一个困难。”

刘老师认真起来，他知道，刘杰平素说话，说一句是一句，从不说妄语狂言。

刘杰说：“听说您的孩子要出国深造，遇上了困难……”

刘老师皱起了眉头，要是换个人，他不等说完就会批评起来。他讨厌小孩子说些不着边际的话，亏的是刘杰，他没有言声，仍注意听着。

“您听说了吧，陈炳然教授给刘斌来了信……”

没等刘杰说完，刘老师摆着手说：“不要说了。”他冲刘斌说：“刘斌，你平时就爱说大话，弄神弄鬼的，这回倒好，你却弄到美国去啦！出国啦！我告诉你，你只能骗聋子瞎子……”

刘斌一听，心里也来了气。心想：我为您好，您倒好，来个翻脸不认人。

刘杰说：“老师，这回可不像假的。刘斌，把信给刘老师看看。”

刘斌逞能地拿出信，心想，让您见识见识。虽说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信的来历，但能吹乎一阵是一阵儿，能显白一会儿是一会儿，况且，这是封真信呢！

刘老师听说有这么封信，他压根儿不信，不值得为这种学生花费精力。现在，他听刘杰这么一说，也就接过信，凑到眼镜前仔细看着，似乎两个眼镜片就是X光机，能给透出个真假来。

信封，地道的美国货，上边有英文。

邮票，是地道的美国邮票。

邮戳，是真正的美国邮戳。

就连信纸信封，他也用手捻了捻，确实不是中国货。

不由得不由人不信。

“你怎么认识陈炳然教授的？”刘老师的语气里有几度惊讶。

刘斌的脸一仰，说：“老师，这您就甭问了，信不信由您。这是刘杰为您想的。老师，您得这么想，要是假的呢，您也不损失什么。其实，我蒙您干嘛？要是真的呢？您错过这机会岂不可惜。难道您不为大哥的前途着急？”

刘斌天生的一张巧嘴，对刘老师的儿子“大哥”长“大哥”短地叫上了。

刘老师看着刘斌，他一下子也摸不清刘斌长多么高了，不过，他承认刘斌“神”，很自然，他想起刘斌以往的“神事”来……

去年深秋，刘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到香山看红叶。香山的山高，层峦叠嶂，满山谷的枫树。枫叶经霜一打，像火一样的红，满山枫叶满山火，衬上那湛蓝的天，洁白的云，人站在山顶上，真像站在彩霞上一般，头顶蓝天手摘云朵。上山时，人们竞赛着爬，又在山顶上吃了野餐，傍晚时下山。

到了山下一集合，有四五个同学没来齐，左等右等，怎么也不见踪影，刘老师派出一拨又一拨的人；没有一拨回来的。

末班车走了，天黑了。

刘老师急得在地上直打转，人们终于回来了，原来是一个同学从山坡上滑下来，脚脖子摔断了。人们用树枝做的担架抬着他，他疼得直呻吟。

人是齐了，末班车没有了，刘老师又着急起来。秋末冬初，山风一吹，像针似地扎人，学生们缩起身子扎成一堆打颤，像雨中的一群小鸡。刘老师又心疼又心急又没有办法。